

運動、創作lâu論述並進 專訪客語作家黃恆秋

採訪撰文/陳慕真 研究典藏組 攝影/吳德元

從學生時代就投入創作的客語詩人黃恆秋,認為用華語寫作,沒有差他一個人,因而全心以客語來寫作。他也投入客家運動,編輯《客家》等客家刊物,編寫客家文學史。近年來,黃恆秋有一個重要的決定,用一年出一本書的方式出版「客家書系」,希望能替客家人出版100本書,至今已出版25本了。在九〇年代客語文學形成的過程中,黃恆秋的努力是從運動、創作、論述各層面並進的。

訪談地點:台北新莊黃恆秋老師住家

用華語寫作,沒有差我這一個人

陳慕真(以下簡稱「陳」):先生thê 1981年出版 第一本(華語)詩集《葫蘆的心事》、1989 年出版《寂寞的密度》、1990年出版第一本 客語詩集《擔竿人生》(1990),請先生分 享客語文學个創作經驗,還有vi華語到客語 文學个創作過程。

黃恆秋(以下簡稱「黃」):我本身是苗栗銅鑼人,家境很窮困。本來去考台中師專,但是沒有考上。進入省立沙鹿高工,就用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。學生時代喜歡閱讀,也寫了一些華語的作品,有空就走去台中市中華路舊書攤,翻閱舊書。當時翻到了一本《笠》詩刊,後來買下來。寫信給當時《笠》詩刊的社長陳秀喜,她很熱心,對年輕人很鼓勵。只要來台中,就會來看我,帶我去逛夜市,因為她的鼓勵,我的第一首現代詩發表在《笠》,也認識了《笠》的前輩

作家,像桓夫。高中畢業就加入了「笠」詩社, 辦了「匯流詩展」。當時除了寫詩,也寫短評。 後來去當兵,回來之後就上台北工作,但因為桓 夫的關係,我還是參加「笠」詩社的活動,常往 台中跑。

為什麼會跨越到客語的創作?在我的詩集《擔竿人生》的〈序〉特別寫出來。有一年,我開車載趙天儀教授從台北南下,參加一個語言與文學方面的座談會。在過程中發現,「笠」詩社的成員溝通上主要以台語、日本語為主。而「笠」的成員不少是客家人,像詹冰、杜潘芳格、羅浪等。當時讓我感嘆非常深,我認為一直強調台灣的「本土」文學,所謂的「本土」,就是所謂的「河洛人」的文學,或者是說以他們作為代表的文學。但事實上,客家人在文壇、詩壇上也有相當多的詩人、作家,但好像都沒有一席之地,尤其站在「語言」的問題的時候,看起來沒有受到尊重。

在回台北的路上,我跟趙天儀教授說了我的 感受。趙天儀講了幾點,第一,他本身也是客家



責恆秋參與「客家運動」和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」, 九○年代提出「新客家人」的主張。

女婿。第二,「笠」詩社的成立,是在詹冰 的故鄉卓蘭,在客家庄成立的本土詩社。第 三,有關客家語言創作的問題,他說當時杜 潘芳格已經嘗試用客家話來寫詩歌。一路回 來,他跟我講了這些故事,當時我23~24歲 左右,開始有了一種很大的轉變。認為如果 用華語寫作,沒有差我這一個人,所以立志 蒐集資料,開始想辦法尋找客家語言相關的 措辭、文字、詞彙,想辦法克服,要來寫客 家詩。客家人沒有文字書寫的傳統,根本沒 有相關的資料。所以我到重慶南路的書店去 翻書、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 館去找,只找到了一、兩本碩博士論文。回 來開始閱讀,開始寫。一開始寫客語詩,我 用〈懷念阿姆〉為主題來寫作,但這首詩寫 了將近快一年。因為很多地方沒有辦法克 服,加上長期接受華語的教育,已經脫離了 客語的思考能力。

陳:當時無人寫客語个創作?

黄:沒有人。當時杜潘芳格的作品也沒有發表。

沒有文本,沒有資料可查,沒有客語字典、 辭典。這是八〇年代的事情。

陳:Thê文字化个克服頂項,vi第一本詩集到後來 有改變無?

黃:這可以說是台灣符號的轉變,我的第一本詩 集是請羅肇錦老師用國際音標注音,第二 本是用「TLPA」(Taiwan Language phonetic Alphabet:台灣語言音標系統),第三本是徐 兆泉老師幫忙用「通用拼音」重新注過,每 一本用的客語拼音方式都不同,可以看到拼 音符號演變史。

主張公權力應介入「客家運動」

陳:先生thê文學創作以外,me對文化、歷史盡注 重。Yá是因為同客家有關係,a係學生時代就 對台灣个東西有興趣?

黄:出於客家文化的危機感。大概25歲的時候, 當時「還我母語運動」以後,《客家風雲》 雜誌飄搖不定。雜誌辦不下去,內部有分 裂。結果鍾肇政先生推薦我去接辦,所以那 時候我到客家雜誌去編輯了一段時間。接觸 面不單單只是文學,像對中國的、海外的客 家接觸,其中語言、文化是最大的問題。客 家人在台灣說大不大,說小不小,佔15%的人 口,是很尴尬的位置。所以我們提出,客家 人在台灣就像「三明治」的文化。客家人變 成是隱形的,沒有面目的隱形人,像是「末 代的」客家。後來,我加入鍾老他們成立的 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」,參與了客家運 動,提出「新客家人」的主張。客家人最基 本的定義,就是你的語言、文化是否還存 在。不存在的話,你是誰?

陳:近年關注客家人个「故事」?

黃:最近我做台北地區客家人的調查,包括口述 歷史的調查。拜訪了很多移民到台北的客家



人。前幾年,我針對新莊和泰山,所謂「新 泰地區」進行調查。用抽樣的方式,直接 到60個家庭做訪談,結果情況非常的差。這 60個家庭裡面,第二代還可以用客家話來溝 通的只剩下十分之二而已。第三代還會講客 家話的,60個只剩下2個家庭而已。客委會 成立以後,對客家語言、文化的功效,我認 為是恢復了客家人身分的認同而已,但不會 講客家話的,還是不會講。「客語家庭」和 「客語生活學校」的政策都應該落實在生活 中,不只是教學或表揚時才講客語而已。這 也是當初我們進行的客家運動很重要的訴 求,主張公權力要介入,要提出一些公共政 策,像是教育政策、語言政策等。

陳:「還我母語運動」做得講係客家界盡關鍵性 个運動,thé ke以前同以後有mak-ke ko大个 差別無?

黃:「還我母語運動」影響最大的就是公共媒體 上,開始出現客家的聲音。以前的廣電法限 制方言節目,客家的節目在三台根本找不 到。所以「還我母語運動」之後,多了一個 「台視」。在台視裡面,安排了半個小時的 「鄉親鄉情」節目。但時間調來調去,或是 安排在早上6點這一類很早的時間播出。在 公共媒體上無法發出聲音,導致客家話的流 失,所以我們當時提出「沒有客家話,就沒 有客家人」。

為自己族群的文化傳統作見證

陳:舊年(2010年)客家文壇成立「台灣客家筆會」,yá个過程同目標?

黃:客家話寫作一路下來,我自己出了4本客語 詩集,也出版一些有聲書。客家人意識這些 年的確有提升,但相對之下,客語意識還是 很薄弱。因為客家是少數族群,在整個大環 境裡面就是有限,少數族群的語言、文學要 能通行無阻,其實我來看也不太可能。以歷 史的歸依來看,有種宿命論。所以我認為, 以客語寫作來講,就是留下歷史的紀錄,留 下文化的蹤跡,這樣而已。所以做為一個文 學作家、一個詩人,為自己族群的文化傳統 作一個見證。

以客語的寫作來講,一開始都是單打獨鬥,個人的成績,而客語刊物,最早是我辦的《客家台灣》。早期我也參與了《台文通訊》、《台文Bong報》,其中最重要的是,在台南創立的《蕃薯詩刊》,與林宗源、黄勁連、李勤岸等一起參與。那時我們提出了「台語文學才是真正的台灣文學」的觀念。不過我也一再強調,所謂的「台語」,是台灣的語言都是台語。所以客家話是「客家台語」、福佬話是「福佬台語」。因此,我所有出版的詩集都寫「客家台語詩集」,我認為這是應當要尊重的。

「筆會」的成立希望客語作家有個組織,有個團隊,大家聯合起來,互通有無。 所以我先籌備《文學客家》,再成立「台灣客家筆會」。《文學客家》也從去年創刊時的半年刊,於今年改成季刊,希望能夠長期經營。像這樣的刊物,全世界也是第一本。我把《文學客家》拿到中國,他們很驚訝,以客語寫作來講,中國落後台灣二十年。早期,像是胡風,也有用客家話寫作。以一個少數族群的語言來講,要長久維持,其實不容易,反應在台灣整個社會來看,客家話是走下坡的,現在客委會成立以後,消失的速



黄恆秋恝為,做為一個文學作家、一個詩人,以客語寫作,就是為客家族群留下歷史的紀錄,留下文化的蹤跡。

度雖然減緩,但是講客家話的人口並沒有增加。所以,希望透過筆會的成立,可以 讓客語的寫作、閱讀長久一點。

陳:先生接理事長以後,定著ko無閒,以後有 其他个寫作計畫無?

黃:以前我編寫客家文學史,有蠻大的影響。 中國方面也開始注意到這一塊。之後我在 文學的論述上,補強民間文學,如山歌等 的部分,也編了客家民間文學。後來也發 現作家的部分要再加強,所以也編了客籍 作家的作品目錄。這樣有文學史、民間文 學、作家文學的部分,彼此可以兼顧,成 為一個系統。台灣文獻會之前出版客家族 群發展史,其中文學的部分是我寫的。未 來還是會持續努力。

訪談後紀

Vi後生時節,因為對文學个興趣,一頭 投入文學創作个黃恆秋先生,認為用華語寫 作,無差佢一个人。故所,開始專心用客語 來寫作,想oi vi自家个族群,留下歷史个文 學紀錄。寫作以外,佢投入客家運動,編 輯《客家》雜誌等客家刊物,又用文學史个 角度,編寫客家文學史。幾多年來,黃恆秋 先生有一个重要的決定,佢oi出版「客家書 系」,用一年出一本書个方式,希望做得thoi 客家人出版100本書,到kin-ka已經出版25本 è。Thê 九〇年代客語文學形成个過程底肚, 黃恆秋先生个打拼係vi運動、創作、論述各方 面並進ke。又

88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1.03 NO.30 89